

连阔如中短篇
评书集锦

精忠說岳

(外五种)

连阔如 口述 贾建国 连丽如 整理

中华书局



连阔如中短篇
评书集锦

精忠說岳

(外五种)

连阔如 口述 贾建国 连丽如 整理

中华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连阔如中短篇评书集锦;精忠说岳(外五种)/连阔如口述;贾建国,连丽如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2017.4

ISBN 978-7-101-12470-5

I.连… II.①连…②贾…③连… III.北方评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3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9070 号

书 名 连阔如中短篇评书集锦;精忠说岳(外五种)

口 述 者 连阔如

整 理 者 贾建国 连丽如

责 任 编 辑 聂丽娟 梁 彦

出 版 发 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30 3/4 插页 2 字数 40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 际 书 号 ISBN 978-7-101-12470-5

定 价 59.00 元

出版说明

《精忠说岳》(外五种)由《精忠说岳》(片断)、《恶虎村》、《恶虎庄》、《五女捉兰》、《三打韩通》、《逍遥王》六部中短篇评书构成。其中,《逍遥王》是《东汉演义》的续书,为贾建国、连丽如著述;《精忠说岳》(片断)、《恶虎村》、《恶虎庄》、《五女捉兰》、《三打韩通》均是著名评书艺术家连阔如(1903—1971)的作品,由贾建国、连丽如根据民国时期报纸连载的连阔如口述本修订整理。考虑到保留评书话本的行文风格及口语化特征,又要适应当今读者的阅读习惯,出版时做了必要的修订:

一、改定版式。原文为繁体竖排,字迹繁密,字号较小,读来颇为吃力;现改为简体横排,新式标点,并适当放大字号。

二、划分回目并增加小标题。根据章回体古典小说的特点,全部评书重新划分回目,每回段首增加标题,概括本回内容。

三、原文未划分自然段,一章即一段;现根据情节起承转合重新划分。

四、改正印刷错误。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此次修订重版难免存在疏误之处,恳切希望得到读者及评书爱好者们的批评指教,以俟今后再行订正。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6年8月

目 录

精忠说岳(片断)

上场白	2
第一回 牛皋智取卧牛山 岳飞日接两道旨	4
第二回 单凤岭初次练军 八盘山首败金兵	21
第三回 胡成诈死探军情 刘豫贪生降金国	31
第四回 青龙山二圣斗智 张邦昌假旨调岳	42
第五回 八将大闹凤台门 太后棍打张邦昌	56

恶虎村

第一回 大龙山九人聚义	72
第二回 黄天霸县衙行刺	76
第三回 大龙山散伙分离	80
第四回 众英雄寻找清官	85
第五回 天霸三探恶虎村	93
第六回 黄天霸镖伤二友	98

恶虎庄

- | | |
|----------------|-----|
| 第一回 姚刚惹祸 怒打郭太师 | 104 |
| 第二回 姚刚发配 黄一刀卖肉 | 118 |

五女捉兰

- | | |
|--------------|-----|
| 第一回 一枝兰拦轿行刺 | 130 |
| 第二回 一枝兰夜闹府衙 | 135 |
| 第三回 赵璧智擒海峰僧 | 138 |
| 第四回 小太爷三闹府衙 | 151 |
| 第五回 小河口捉拿蓝勇 | 168 |
| 第六回 祝家庄蓝勇采花 | 175 |
| 第七回 蛮南侠戏耍淫贼 | 180 |
| 第八回 僧道受激双行刺 | 185 |
| 第九回 秦兰花打擂招亲 | 192 |
| 第十回 小河口群雄打擂 | 198 |
| 第十五回 大灰场五女捉兰 | 209 |

三打韩通

- | | |
|--------------|-----|
| 第一回 赵匡胤大闹桃花山 | 220 |
| 第二回 杜二公纳谏归正途 | 229 |

第三回 野鸡林二打韩团练	240
第四回 苏逢吉进谗害弘肇	250
第五回 高行周染病迫回军	261
第六回 三折挫匡胤服韩通	273
第七回 打瓜园三春降郑恩	280
第八回 赵匡胤无罪缚金銮	288
第九回 苗广义神算救匡胤	294
第十回 死鹞子吓死活家雀	305

逍遙王

第一回 南藩王扯旗造反	312
第二回 火灵官挑拨是非	317
第三回 受蒙蔽王显兴兵	323
第四回 贾云葬父投王府	329
第五回 王显兵发信都关	336
第六回 云南王连胜汉将	342
第七回 郭君章火烧粮台	348
第八回 义士焦雄再出世	354
第九回 夜行刺贾云被擒	361
第十回 明真相兄妹团圆	367

第十一回	老太后恩封王显	373
第十二回	王显进兵烈焰山	379
第十三回	中计被困木桶山	385
第十四回	贾复一声炸山口	391
第十五回	四棍将围剿信都	397
第十六回	姚次况枪挑梁兴	403
第十七回	东西南三路大战	409
第十八回	王丰现身再救驾	415
第十九回	耿耳诈营立大功	421
第二十回	将计就计一网尽	428
第二十一回	遣大将暗探长安	434
第二十二回	赤眉王软囚刘良	440
第二十三回	云台将潜入帝都	446
第二十四回	长安城小将现身	452
第二十五回	傅家庄姚刚出世	459
第二十六回	姚刚马青劫法场	465
第二十七回	刘秀兵进长安城	472
第二十八回	定东都承继汉统	478

精忠说岳(片断)

上场白

一块醒木上下分，上至君王下至臣。

君王一块辖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

圣人一块警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

僧家一块劝佛法，道家一块劝玄门。

一块传在江湖手，流落八方劝世人。

江湖朋友要携我，如若有艺论家门。

这十二句是我的上场白。这些话到了如今是无用了，若在早年，用处可太多了。不必说别的行当，就以我个人而论，我是北京讲评书的一分子，从前我们这行儿规矩最大，是说书的艺人都有江湖门户，没认过师父，要想说书，绝对不行。有家门的同行，立刻就不叫吃这行儿。

早年有某人没有门户，在北京某处撂场子说书，说了几天，很能挣钱。有天他正说书哪，由场外进来一个人，由桌上拿起手巾来；将醒木盖上，又把小笸箩扣上，扇子往笸箩上一横。说书的人见这种举动，他不懂行，结果发怔，无有话说。这人见他这样，说：“我是有家门说书的，你这没有门户的，不准你说书。你要想说书，吃这碗饭，你得先认师父，有了家门你再干这个吧。”说完了，将醒木、手巾、扇子和他所挣的钱，全都给拿了走。按着江湖的规矩，调侃儿叫“携家伙”。被携的人只有忍受，别无办法。

这种要搁在如今，和他打官司，他准得个欺骗人的罪吧。如说书的艺人有家门，认过师父，见了这事，就不着慌，只说一套词赞，一件件的，把扇子、手巾、笸箩拿开；临完了，拍醒木，说书，任事没有。那个来携家伙的人，只好走开。那么那套词赞都说什么呢？录之如下：

醒木一块成业，扇子一把成家，江湖道内守根芽。入在三臣门

下，醒木上无有野草闲花，文武老合亦凭他。柳敬亭传流后世，艺人学演教化。

凭这八句词儿，就能没人敢携家伙。

早年我们评书界的老前辈，有个马凤云，他最烦人携家伙。每逢上台说书，他一拍醒木，先说：“左为搭，右为拉，合家问我哪一家。周庄王前为弟子，谁要携我对不住他。”这几句虽是骂人，亦是他看不惯那种恶习呀。有些个说书的艺人，每至面生的地方，为避免有人携家伙的麻烦，上场时就说那“一块醒木上下分……江湖朋友要携我，如若有艺论家门”，是江湖人听他上场的词儿，就知他纯粹立有门户的，亦不敢来携他的家伙。

这些事儿，是我们评书界早年的规律，到了如今，要那么办可行不开了。国体改变，封建的思想打破了，江湖人的规律亦没有人注意喽。

鄙人是评书界的演员，在北京市各报登了几部评书，在我的思想，是阅者不欢迎，不料竟有人捧场。现在本报又约我来写评书，我情愿将评书道的道活秘本《精忠说岳》牺牲于本报。

这部书与坊间所售的大不相同，我由岳贤士日接双旨开书，至朱仙镇断臂说书为止，其中热闹节目有牛皋智取卧牛山、岳飞黄河口练兵、八盘山首败金兵、栖霞岭再败金兵、青龙山三败金兵、害贤士假旨调岳、八将闹凤台、牛皋攢御状、孟太后棍打张邦昌、黄河口张所殉难、岳飞大败爱华山、双槐岭收杨再兴、岳帅兵伐鄱阳湖、恩收余化龙、火烧藤甲军、大战康郎山、牛皋跳油锅、智激曹文亮、岳飞被困红峰峪、曹文亮顺说杨幺、金兀朮三进中原、刺死八贤王、兵败金陵城、张邦昌复活、兵困牛头山、荆门镇牛皋调粮草、张邦高宠追牛皋、迟军粮马踏番营、岳飞智服高宠、挑滑车勇将丧生、兵犯岳家庄、岳云学锤、岳元帅辕门斩子、岳云戴罪寻凤驾、张宪买马、大战金蝉子、关铃报号、岳飞踏金营、火烧骆驼阵、兵复金陵城、金兀朮兵败黄天荡、掘通老鹳河、擂鼓战金山、岳飞大战金兀朮、天良关双斩子、金兀朮四进中原等等热闹节目，都是按着评书的穿插，枝叶搭得严密，火炽紧凑。我是书馆怎么说，报上怎么写。至于好坏还是由阅者评论，鄙人虽是才短，努力贡献，阅报诸君茶余酒后，看着消遣解闷儿吧。

第一回 牛皋智取卧牛山 岳飞日接两道旨

却说河南彰德府汤阴县岳家庄隐居一位贤士，姓岳名飞，字鹏举。他娶妻李氏，生有一子岳云，一女银瓶。岳母在堂，岳飞内孝高堂，外结义友。他住着几个朋友，都是他的拜弟，牛皋、吉青、梁兴、施全、赵甲、王贵、张显、汤怀，都是能征惯战的武将。因为大宋朝内国运不好，金兵打破汴梁城，掳去徽钦二帝，泥马渡康王，宋高宗在金陵城建都，内乱外患多事之秋，他们无有用武之地，素怀忠君报国之志，未得机会，大家闲居岳家庄。岳飞顾全朋友，人吃马喂嚼用很大，日期多了实在垫办不起。

这天牛皋等八人在外院屋中，到了用饭的时候，家人送来早饭，放在屋中。牛皋饿急了，他就要吃，见这早饭，不是什么好吃的，只是一锅米粥。吉青将牛皋拦住道：“老牛先别吃，岳大哥待我们太薄，吃着没味儿。”牛皋说：“不能！”吉青说：“大哥没在家，我往后院去了一趟，听里院的人要吃炖肉烙饼。”牛皋说：“我不信，岳大哥不是那种人。”吉青说：“你不信只管去看。”牛皋与岳飞原是两姨哥們儿，又磕了头，更近乎了，他绝不相信岳飞薄待友人，倒要看看此事真假，由屋中出来，邁奔里院，将到西屋门，就听屋中有人说话。他蹑足潜踪，来到门首，只听屋中是岳云兄妹说话。姑娘银瓶说：“哥哥，你是喜欢吃肥的，还是喜欢吃瘦的？”牛皋有气了。只听岳云说：“我爱瘦的。”牛皋心中暗道：这一定是吃炖肉烙饼，挑肥拣瘦啊。他觉着岳飞对待朋友这样，实在不对，气恼之下闯到屋中一看，那岳云兄妹正吃饭哪。家人张茂过去拦住道：“牛爷怎么不吃饭，到这里做什么？”牛皋不说什么，直用鼻子吸气儿，还闻有炖肉味儿没有哪。及至他闻着没有炖肉味儿，才用手推开张茂，奔到岳云兄妹面前一看，可就愣了，哪儿是炖肉烙饼啊，是每人一碗粥，有两碟腌白菜，一碟没辣椒，一碟有辣椒。原来他们兄妹没吃肥的吃瘦的，不是炖肉，而是有辣椒的腌白

菜是肥的，没有辣椒的腌白菜是瘦的。牛皋见两个小孩儿吃这么苦的东西，向岳云追问：“为什么不吃好的？”小孩儿嘴内说实话，他说：“你们在这里人多，把粮米都吃没了，好吃的哪儿有啊。”牛皋听了，恍然大悟，岳大哥养不起七八个人，他这样交朋友，实在难得。想着吉青冤他，说里院吃炖肉烙饼，是有意挑拨是非，离间弟兄们的感情。

牛皋气昂昂地到了前院屋中，伸手由墙上拔出宝剑来，向吉青便砍。吉青往旁一闪，王贵把牛皋拦住道：“鹤九（牛皋的字叫鹤九，见书《达摩老祖易筋经》序中，有‘宋绍兴十二年鄂镇大元帅少保岳麾下宏毅将军牛皋鹤九甫序’的字样），你这是怎么了？”牛皋把炖肉烙饼的事儿前后的情形说明了，王贵、汤怀、张显就说：“我们可别争吵，这要叫街坊听见我们为了口头食打起来，岂不叫人笑话？”牛皋说：“岳大哥这里日子难过，我们不可在此为难他，咱们大家走吧。”王贵说：“我们往哪里去呢？”牛皋说：“天地之大，凭我们几个人的本领，还愁无处吃饭吗？”吉青说：“要走咱这就走，别耽误了，岳大哥回来可就走不了啦。”于是他们收拾行李、兵器，各往马上一驮。家人问他们上哪儿去，那不是白费话吗，怎么亦拦不住。他们庄外上马，不管东西，胡闹走去。

走出数里之远，来在三岔路口，忽听北边有人呼唤：“牛皋、吉青众位贤弟哪里去？”大家一看，是岳大爷，大家都一愣，见岳飞的马上驮着许多粮食品，才知道他进城去买东西。原来岳飞因为手中空乏，亲自去当当，买了东西回来，好给众位贤弟们吃。不料临回来，在途中遇见他们。牛皋冲大众递个眼神，大家会意。牛皋说：“岳大哥，我们不愿为难你，这就走了，日后有缘再会吧。”岳飞说：“众位贤弟别走，我有话和你们商量。”话尚未说完，这几位抖丝缰跨双镫，催马如飞往南跑去。岳飞有心把他们追回来，倘若追回来两三个，倒叫他们想着交朋友有厚有薄，不如叫他们走了，日后再见吧。

不表岳飞回家，却说牛皋等这一走，无处存身，张显、王贵、汤怀等身上有点路费亦不多。他们走了几日，把钱花完了，正然着急，听人传说前边有个卧牛山，山中有一位寨主，聚了千数多子弟兵，山中广积粮草，势力

很大。牛皋同他们商议，要往卧牛山入伙。王贵说：“我们去入伙，人家若不要我们哪？”牛皋说：“由不了他，我有个强入伙的办法，不怕他不要。”王贵问道：“计将安出？”牛皋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几个人都说好计好计，就是这样办了。牛皋与他们往前走着，见路上有碎石头，往褥套装，假装他们带着好东西。果然离着卧龙山近了，被山中踩盘子的喽兵看见，回禀徐文去了。

他们来到山前，只见卧牛山悬崖垂壁，怪石横生，木栅里有喽兵，上插有旗号。山中仓啷锣声响亮，由山口冲出来一支喽兵，看人数够五百多个，雁别翅排开，个个年轻少壮，青布包头，斜系麻花扣儿，身穿青布裤褂，打着裹腿，白布袜子，扳尖靸鞋，长枪短刀，器械齐全。当中有一骑马，马上的寨主八尺多高，头大项短，腰圆背厚，面如螃蟹盖，红扑扑的脸膛儿，浓眉大眼，鼻直口方，黑胡须，约有三十多岁。头戴紫缎软扎巾，紫缎短箭袖，丝鸾带系腰，红绸子中衣儿，薄底靴子，手中一口大刀，人似欢龙，马若活虎，耀武扬威，挡住去路。牛皋将双锏一分，催马迎上前来，叫声：“寨主，你要劫我们吗？”徐文说：“有金银快快留下！”牛皋说：“你要金银倒亦不难，需要胜过我手中的双锏。”徐文大怒，举刀便砍，牛皋用双锏招架。两匹马打盘旋，杀在一处，八个马蹄走开了，荡得尘沙荡漾，土气飞扬，犹如走马灯一般。徐文的大刀使开了，削砍劈剁，好不厉害。只见他施展出来的招数是春秋刀法，是“青龙出水埋头攢，贏手连肩带背砍。左手抽回右肋藏，扳尖献攢觅心点。孔雀开屏防抹丘，二马对镫劈头砍。孤雁出群蝶翻身，仙人解带拦腰斩。”他这八手刀，变出八八六十四手，向牛皋招招进迫，牛皋用双锏招架，杀了七八个回合，不见胜败。他见徐文刀马纯熟，受过名人指教，料难取胜。

只见徐文大刀砍来，牛皋用双锏往上招架，徐文撤刀变招，二马错镫，立刀头竖刀攢，使了个“抹丘斩”，牛皋招架不及。说时迟那时快，徐文的刀到了，牛皋早把镫甩了，由马上自己摔下来，可他再一变招儿，牛皋还是不得了。正在这个时候，徐文变招还没变出来哪，牛皋身落地，还没摔倒他，他练过摔跤的功夫，不怕摔(保阳马良在山东时，曾编《中华新武

术》，内中有牛皋欲学岳爷拳脚、枪杆，岳爷因他身体不灵便，心中不活泛，蠢笨异常，难得其妙，另教他拳脚中的摔跤功夫）。牛皋马上的双锏不怎么高，他会叼拿锁扣，挨帮挤靠，闪展腾挪，缩小绵软巧，如若赤手空拳打在一处，凭肩肘腕膀膝的力量，谁亦摔不过他。当时由马上下来，好快的手啦，右手往上一抡，托着徐文的右脚扬起来，徐文在马上坐不住啦，扑通一声摔在地上，当啷啷刀亦撒手啦。他将要站起来，牛皋使个“劈脚”，又将他绊倒，用手按着不叫他起来。

众喽兵往前一扑，想要救他，王贵、张显、汤怀、梁兴、施全、吉青等一齐催马过来了，大声喝道：“喽兵站住！你们过来，我们把徐文打死。如不过来，有话好好商量。”徐文亦大嚷：“喽兵退下！”喽兵们不敢过来。徐文向牛皋说：“你撒手放开我，有话好说。”牛皋说：“先说好了，然后再放你。我们是汴梁城小校场枪挑小梁王武状元岳飞的盟弟，要在你这山中入伙，你可愿意？”徐文说：“你们是岳爷的朋友，那可不是外人。我本不是绿林强盗，我乃镇守雁门关‘无敌将’张英部下战将，因为朝中的奸臣和我作对，我心中不平，就率领本部人马逃至此处，暂且存身。带千数兵丁，很觉得孤单，你们来入伙好极了，将来共同做点儿正经事。”牛皋用手抓住他，说：“你既是愿意，我们一同入山。”于是王贵、张显等围着徐文往山中走，众喽兵在后跟随。

他们到了卧牛山，牛皋在大厅前将徐文撒手，问他如何办理，徐文说：“我愿意和你们八个人在此共为寨主。”牛皋说对天盟誓，徐文答应。牛皋说：“我们不能占山为王吃绿林饭，要在此练兵，将来金兵入侵的时候，我们率兵下山，为国家出力，共御外患。”徐文听了这话，更是欢喜。有喽兵把徐文的大刀，牛皋的双锏、马匹弄来不提。徐文就在山中大摆酒筵，庆贺八位新寨主人山之喜。这段书叫“牛皋智取卧牛山”。我先将这八个人放在卧牛山中，到了八将闹凤台、牛皋攒御状的时候，再说他们。

单说岳飞，自从路遇牛皋等人，没把他们劝回，自己闷闷不乐，回到家中，总是关心，怕牛皋等在外胡为。有天岳飞在外院书房看书，忽听外边有人叫门，恰巧仆人未在眼前，只有自己去看看什么人叫门。他到了门

洞，将门开开，往外一看，见外边立着俩人，一个年老的，一个年少的。年老的身体魁梧，面似生羊肝，黑中透紫，浓眉大眼，狮鼻阔口，一部钢髯，老壮士打扮。年少的约有八尺之躯，面如冠玉，白中透红，红中透润，眉分八字，目若朗星，鼻直口方，大耳相衬，约有二十多岁，精神百倍，买卖人的打扮。这两个人相貌堂堂，仪表非俗。岳飞都不认识，向他们问道：“二位找谁呀？”年老的说：“我找姓岳的，我是来看望岳飞。”岳飞说：“在下便是。敢问二位贵姓高名，找我有什么事？”年老的说：“你不认识我啦？我是姚坤。”岳飞听说是姚坤，惊喜非常，忙着行礼。

阅者若问这姚坤是岳飞的什么人？书中暗表，岳飞的外祖父是北宋的名将，姓姚双名平仲，胯下马，掌中一对锤（后文书岳云使的就是姚平仲的锤，受的姚家锤法，金兵犯岳家庄时就能表得着），有万夫不当之勇。当徽宗皇帝在位之时，蔡京、高俅等奸臣蒙君舞弊，西夏、辽、金之国屡次入寇，徽宗皇帝因夏人之乱，曾命童贯掌兵往讨西夏。那时候姚平仲与夏人藏底河大战，杀得尸骨如山，血水成渠，他立了大功。童贯是个奸臣，将姚平仲的功劳隐瞒，不往上奏，回兵之时仍把姚平仲留于边疆，不让他入都面君。在方腊作乱的时候，江浙一带被方腊攻去数十城，徽宗又命童贯掌兵往讨方腊。童贯知姚平仲之勇，又把姚平仲调往军前平方腊的事儿。武将中就是姚平仲、韩世忠的功劳大，童贯仍然把姚平仲功劳隐而不报。为了军功之事，他向童贯说：“我不求封赏，只求见皇上一面。”童贯更不喜悦，唯恐见着徽宗皇帝弹劾于他，仍命姚平仲镇守西陲。到了金兵打进中原，兵困汴梁城的时候，徽宗已然将天下让于钦宗。各镇武将都畏金人，不敢来战，只有京畿河北制置使种师道和统制官姚平仲等率领二十万大兵赶奔汴梁，要杀退金兵，保护汴梁。这两个人率师勤王，姚平仲先到的，凭一对金锤大战金兵，杀得金兵倒退。姚平仲才得入城，蒙钦宗皇帝厚赐金帛。姚平仲自告奋勇，夜出汴梁城，率领一支精兵往劫金营。他将金兵杀得胆裂魂飞，救回九殿下康王赵构。姚平仲的父亲姚古亦率兵五万进到滑州。那时候中原的宋兵若是一鼓作气，还能将金兵杀退。偏是北宋国运不好，钦宗皇帝又听信佞臣李邦彦之言，与金兵让和不战，废去

亲征行营使，罢贤臣李纲的官职。姚平仲愤恨朝廷无用兵之意，到了朝夕不保的时候，还听奸臣佞党之言。他乘青骡亡命，一昼夜驰七百五十里，抵邓州，方得食，又入武关，有意归于华山，后改入西蜀，在大面山中，见人不能到之处，就放青骡，得一石穴而居，他就隐遁了，姚平仲出家为道。金兵将徽钦二帝掳去，立张邦昌为帝，退兵回国。那姚平仲的父亲姚古亦气死军中。姚平仲生有三女一子，长女许配汤阴县岳和，次女许配大将牛金龙；子姚坤随姚古在军中。姚古死后，姚坤扶其祖父灵柩归里，这是金兵头次进中原，掳去徽钦二帝，姚家骨肉分离的事儿。岳飞的母亲姚氏是姚平仲之女，她对于姚平仲生死存亡不得而知，至于兄弟姚坤有无，亦不得而知，故而经常伤感。岳飞对于他外祖父家中的事儿亦不知道。那个时代，交通不便利，无法打听姚平仲的下落。

这天岳飞出来，向找他的两个人问以姓名，一听说是他的舅父姚坤，真是喜从天降，可痛快了，忙给姚坤施礼。姚坤用手相搀，向那个年少的说道：“这是我的伙伴王佐。”岳飞施礼，然后将他二人让到里面，在屋中落座喝茶。岳飞奔至后堂，将姚坤来了的事儿稟明岳贤母，岳母高兴，急于见她的兄弟，命岳飞去请姚坤后堂相见。岳飞到了外院，将姚坤请至后堂。姐弟相逢，自然是悲喜交加，各叙离别之情。

姚坤、王佐住在岳家，每逢无事之时，爷儿仨在屋中闲谈。那王佐口齿伶俐，谈吐文雅，博闻强记，通于古今，岳飞很为恭敬。后来他们谈到用兵之事，王佐对于用兵五慎四机、攻杀战守、斗引埋伏等等的战略，说得都很详细。岳飞虽然交了八个朋友，那牛皋、王贵都是一勇之夫，有勇无谋，哪个亦不如王佐。岳飞胸怀报国之志，他要安内攘外，对于有才干的人极为重视，愿与王佐结为生死之友，将来共同出力，报效国家。王佐亦是愿意，两个人就结了盟兄弟，岳飞为兄，王佐为弟。姚坤见他二人如此，喜之不尽。岳贤母见他儿子又交了这样的朋友，亦是高兴。

又过了数日，王佐、姚坤向岳飞说，要往城中去讨债，等到将款取来，他们就往湖广去贩珠宝。岳飞将他们送到门外，拱手作别。王佐、姚坤走了两三天，又回岳家庄，携带许多的货物，交与岳飞，请为代存。岳飞见他